

漫 长 的 遗 忘

DES CLOUS DANS LE CŒUR

当你不能再拥有
你唯一能做的
是尽量慢地遗忘

DANIELLE
THIÉRY

〔法〕丹妮尔·蒂埃里 著 聂云梅 译



人民文学出版社
PEOPLE'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

漫 长 的 DES CLOUS DANS LE CŒUR 遗 忘

DANIELLE THIÉRY

〔法〕丹妮尔·蒂埃里 著

聂云梅 译



人民文学出版社
PEOPLE'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-2017-2976

DES CLOUS DANS LE COEUR de Danielle Thiéry

© LIBRAIRIE ARTHÈME FAYARD, 2012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漫长的遗忘/(法)丹妮尔·蒂埃里著;聂云梅译.

—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2017

ISBN 978-7-02-012867-9

I. ①漫… II. ①丹… ②聂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法国-现代 IV. ①I565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7)第 107655 号

责任编辑:朱卫净 陶媛媛

装帧设计:钱 璐

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

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

邮政编码 100705

网 址 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印 制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

字 数 158 千字

开 本 890×1240 毫米 1/32

印 张 10.25

版 次 2017 年 7 月北京第 1 版

印 次 201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978-7-02-012867-9

定 价 45.0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。电话:010-65233595

DES CLOUS DANS LE CŒUR

Danielle Thiéry

法国司法警察总署奖由法国司法警察总署署长——克里斯蒂安·弗拉奇先生组织评委进行匿名投票产生获奖者，并由警察局长阁下宣布获奖名单。法国司法警察总署位于凯德索尔费佛三十六号。

二〇一二年十一月

谨以此书献给凡尔赛司法警署的同事们。默哀

张天巴德，你安息吧

我们已不能和你见面

但我们会永远怀念你

你永远和我们在一起

我折下这枝欧石楠
秋天已逝，你还记得吗
我们已不能相见人间
欧石楠开放的气息
记得我在等着你

——纪尧姆·阿波利奈尔
《醇酒集》之《永别》

1

菲力-福尔广场出口，人们为庆祝节日摆放了色彩缤纷的花饰，仿若彗星之尾坠入戴高乐将军大街。假如忽略这一点，继他上次来过之后，小区里的景象一切如故。卡鲁赛尔宫前的旋转木马停了，城堡公园的栅栏隐没在阴影里。他仔细观察，赫然发现靠近张扬酒吧那幢屋子的百叶窗被刷成了绿色，一种很时尚的绿，不鲜艳，闷闷的。这到底叫什么绿其实无关紧要。广场周围都以绿色装饰，不能说明什么问题。但这再平常不过的、给窗子重新上漆的动作却引起了马克西姆·勒维尔的注意。

后面的汽车喇叭响了几声，请他遵守行车规则。他刚才心事重重，竟把警车停在了道路中央。街上行人寥寥无几，可即便如此，人们也无法忍受有人不守规矩。他对那几个心烦意躁的人小声咒骂了几句脏话，然后倒车，将其停在了法国银行那幢历史悠久的大厦前的人行道上——一名警察起码应该做到的停车处——情况突发时可以迅速撤离。从这个角度，他从容地将整座广场尽收眼底。

“啊，妈的！”察觉到自己忽略的另一个细节，他咬着牙齿挤出这句脏话来，因为迄今为止他只注意到了那幢房子的百叶窗。

他关了车上的收音机，拿起电话。他本打算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瞧一眼电话的。尽管给莱娅留了言，但他从早上起就没有见到她的人影了。

“你的女儿十七岁了，”内心的一个声音响起，“给她留点儿空间，让她慢慢成长……”这声音给了他几许安慰。

或许这就是正确看待事物的方式，只是，他不完全确定女儿真的想要长大。十年前的悲剧让她成了一个小女人，瘦骨嶙峋，舔舐着伤口，失魂落魄地活着，无处安放自己。他有时会问自己，为什么她不死了一了百了？

他吸了最后一口烟，然后把烟头扔向车窗外，全然无视环保观念。突然而至的咳嗽让他身体蜷曲。几分钟内，他咳得上气不接下气，尼古丁和疫气的味道从阻塞的肺部回出。直至今日，他都不想知道自己的身体状况。今早起床时，他才点了第一支万宝路香烟就剧烈咳嗽起来。他害怕自己会撒手人寰，于是跪在了割绒地毯上。之后他异常艰难地走进浴室，把痰吐到了盥洗池的搪瓷上。在那团带病的污秽物中，他见到了血，这可是头一遭。

马克西姆·勒维尔被咳嗽折磨许久，终于挣扎着将笨重的身躯从警车里挪出：他身高一米九、体重一百公斤。他倚靠着警车，片刻之后，眼里涌出的泪水被风吹干了。他直起身子，酒吧在他的视线里变得模糊。十年前他就知道这家名为张扬的酒吧。酒吧竖起一块崭新的招牌，房子正面被重新粉刷了一下，用了驼色和紫色，与隔壁刷了绿色的房子两两相望。酒吧也做了改头换面的工程，因为两幢房子都是同一业主的。很早以前，他还在里面取证过：酒吧的

柜台后横着一具尸体，厨房里有另一具。两具尸体之间不过几米的距离。刚刚来到这里的时候，也许是自己想事情想得入神的缘故，他都没有注意到酒吧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：张扬如今已更名为澎湃。

他筋疲力竭，体内阵阵刺痛，宛如一群红蚁爬在胸口。他哆嗦起来，那颤栗沿脊柱袭来，他曾体会过的。就是这种颤栗，必然击败伺机捕捉猎物的猎人，必然使其将咳嗽、盥洗池里的血痰以及戒烟的承诺统统抛到九霄云外。他半睁着一只眼睛，盯着澎湃的招牌，随后点了一支烟。

出售报纸的商店在窗户上贴出一则新闻，朗布依埃城的一位居民玩罗多游戏，刚刚在此地赢得了两千欧元的大奖。窗户后是些小玩意儿，类似广场上的灯饰，提醒着人们圣诞节的脚步已越来越近。马克西姆·勒维尔素日里就不喜欢过节，不过今年的圣诞节很特别，那些心酸往事一一涌上他的心头。他不再看巧克力做的圣诞老人，而是转过头去看那家商店了。他自言自语道：至少这里还是老样子。不但没有搅拌油漆的粉刷工程，就连薄嘴高鼻的老板娘也依然如故。这位六十多岁的老太太很早以前就在夜晚坐在铺子中看管，跨年的时候总穿着同一条印花呢绒裙，总爱从邮寄来的各类商品广告里追逐时尚潮流。她的裙子前面扣着纽扣，腰间系了腰带，还穿上了冬季款的厚连裤袜，配了一件不怎么好看的羊毛背心。

店铺的自动门在马克西姆身后关上，这是铺子里唯一向现代化妥协的东西。“晚上好。”他说道。

老太太正忙着从弧形腿货柜上拿报纸，由于弓着背干活，所以来人见不到她发髻下的脖子。她停下手上的活计，说道：“晚上好，检察官！”却没有转身。

勒维尔露出笑容。这只狡猾的老狐狸，也许从他抵达广场时她

就已经注意到他了。他的车子一看就是警察专车，而且他身上带着一股刺鼻的烟味儿。不得不提的是，烟店老板娘是一流的“线人”，她善于察言观色，揣摩臆测，搬是弄非。她是办案人员不可多得的助手。他背靠着柜台，那里面堆满了琳琅满目的商品，品种多到让人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。

“您是怎么认出我的，雷波斯瓦尔太太？”

“哦，”她一边说一边整理着报纸，“您要是站在人群中，我一眼就能认出来。您就是到了阴曹地府，我也认得出您的声音。您身上的味道……您身上有一股特别的焦味，要知道，我可是经常和烟客们打交道的哦！”

她放慢了动作，猜到了他光顾店铺的原因，索性等他开口来问。没有一个客人，只要瞧一眼那些和老板娘一样年老色衰的杂志，客人们就会仓皇而逃。有的东西正濒临消失，至少报刊和书籍是这样的境遇吧。

“您看到了吧，要是我不卖香烟的话，早就关门了。真倒霉，人们连书都不读了……”

“可您还卖彩票啊，罗多游戏，刮刮奖之类的。”他说道，为了讨她高兴。

“不错，这倒是真的。您只是来向我问好，还是有别的事？”

她终于挺起一直忙碌的身子，面对着他。她用浅蓝色的眼睛打量着他。她目光敏锐，这种敏锐多年未变。勒维尔就知道会这样。他很困惑：老太太目光犀利，为人却显平庸。

“我刚才在街角，”他开始撒谎，“我在朗布依埃有公务，而来您这儿正好顺道……”

老太太做了个鬼脸，显然是在暗示勒维尔她没那么好骗。他动

不动就登门拜访，一骗就骗了她十年，但他很少会弄错出生日期。

“您是真的来看我的，还是来打探张扬酒吧的事儿？”

“两者皆有……”

“检察官，我想跟您说件好事儿……”

“少校。”

“什么？”

“我去年升为少校了……”

“是因为张扬酒吧的案子，您才得以晋升的吧？”她不无挖苦地问道。

“可惜，不是得益于这个案子……除了这个案子，其他的案件，我都是可以查出真相的。”

“对面出事儿的那年，”她用下巴指了一下广场，“您就是检察官了吧？”

“我那时是中尉，可您老叫我检察官……”

“您没撒谎吧？那时满大街都是检察官。”

“是的，不过称呼换了……这就是政府历来的作风，定期换换级别、警衔什么的……我们所说的改革不就是这些吗？”

雷波斯瓦尔太太用线绳捆好从货架上取出的那堆报纸，点了点头，又坐回到柜台后的椅子上。她交叉起双臂，毫无忸怩之态地把勒维尔从头到脚打量了一遍：

“不管怎么说，”她说道，“这里可不像对面，天翻地覆的……哎呀，您气色不好！您小心自己别被他们整改了！”

她的话把勒维尔逗乐了，他做了个听天由命的动作：

“这应该是年纪的问题吧……您和我说说，您的邻居们清理门户，是为了迎接春天还是为了别的什么？”

老太太淡蓝色的目光更显犀利。她往前靠了靠，似乎要对警长的询问做个至关重要的回应。但自动门突然开了，一群激昂少年如乱窜的蝗虫般拥进了店铺。中学的放学钟声敲响了，此时也是孩子们享受甜点、香烟和刮刮奖的时刻。他们将勒维尔团团围住，高鼻子老板娘敏锐的目光飞速巡视。她向他明确暗示：她不信任这帮小子，他们在她的店铺里偷个不停。他们偷盗的策略屡试不爽，总是成群挤入，然后毫不害臊地顺手牵羊。

“我会回来的，”勒维尔说道，“我去溜一圈儿。”

安妮特·雷波斯瓦尔忙于监视那帮包围了铺子的小流氓们，没有应声。

2

马克西姆·勒维尔少校推开办公室的门，看见他的几位下属挤在那间逼仄的屋子里，空间狭小得让人感觉压抑。平日里，他都把身为领导该有的所有东西丢在里面。

“进展如何？”他边问边把皮包扔到办公桌上。

“晚上好，长官！”索尼娅·布雷东最先出声，她的警衔为中尉，也是团队里最年轻的成员。她高声问候领导。

“你好，马克西姆！”另外两个成员也齐声问候。

勒维尔匆匆瞥了他们一眼，用下巴回应了下属们的问候。

来办公室的是雷诺·拉扎尔和阿布德尔·米穆尼，两人皆为上尉，也都刚过四十，但迥然有异。拉扎尔脸色苍白宛如苦苣，人也像苦苣一般在笼罩北方的雾凇下成长。他把入行的前十年奉献给了里尔。之后坠入情网，爱上了一名红棕头发、身材颀长的税务员，便申请调到凡尔赛工作。某些时日，他会因为对家乡的思念和转瞬即逝的爱情而后悔自己当初的选择。然而米穆尼就没有这些烦恼，

长久以来他对爱情退避三舍，也从未依恋过任何女子。他像蝴蝶一样栖息花枝，却未曾留恋过那些招蜂引蝶的花儿。他长相不俗，身边不乏追求者。可雷诺·拉扎尔在相貌上就毫无恭维可言了，他皮肤苍白，脑袋浑圆，个头中等，还长了一个小小的油肚，同事们戏称其为“克能博格啤酒^①肚”。

少校坐到了扶手椅上，嘴边嘟哝着几句含糊不清的话。所有人都明白他自大的语气，既不讲情面，也无敬重可言。他从前可不是这副德行，而这里的每一个人都明白他是从何时开始性情大变的。也许除了索尼娅·布雷东，她来的时间不长，还没来得及了解这个比牡蛎还要紧闭心扉的男人。她开口了：

“格拉斯耶随检察官一起出发了，去犯罪现场与在那儿办案的宪兵们碰头。可是头儿要我们尽快破案，因为被害人的名声……”

“噢，我听说了……为什么头儿自个儿不去现场呢？”

勒维尔的两名助手明知他情绪不高，却无动于衷，这也说明他们早已习惯了心情不佳时的勒维尔，所以置身事外。

“格拉斯耶，他会在那里过夜吗？”勒维尔又问道，低落的心情显露无遗。他抬头看了看挂在门上的广告钟。

他还在从朗布依埃回来的路上时，大区司法警署的领导就跟他联系过了。一位曾经影响了整整一代摇滚人的老歌手命归西天了。园丁发现他死在梅里村的家里。梅里村毗邻马尔利勒鲁瓦^②。村庄隶属宪兵队的管辖范围，所以最初的调查是由宪兵们来执行的。他们没有发现已故摇滚歌手的脖颈上有任何勒痕，也没在尸体上找到血

① 法国斯特拉斯堡所产啤酒。

② 法国伊夫林省的一个城镇。

肿，所以其死因神秘莫测。代理检察官已赶到现场了。尽管宪兵队一再坚持要审理此案，但司法警察们明白，法官还是会交由他们来调查。凡尔赛司法警署刑侦分局局长菲利普·加亚尔在“由谁办案”的问题上态度强硬。

“难道嫌我们手头的案件还不够多吗？”勒维尔嘀咕个没完。路上，刑侦局的头儿给他来了电话。根据级别高低，络绎不绝的办案车辆先后抵达，这是规矩。

唯有局长罗曼·巴尔泰镇定自若：

“不管怎样，被害人名声在外，今晚之后，媒体很快就会知晓，这将成为一个爆炸性新闻。咱们要抢先一步，不要当马后炮，就在宪兵们一筹莫展的时候捷足先登……您离得还是很远吗？”

勒维尔少校本想说服他们向刑侦分局的其他部门求救。但罗曼·巴尔泰回答说一半以上的部门人员都在休假。“这事儿来得真不巧！”勒维尔喃喃抱怨，他本想直接回家。他今天好不容易可以看见回到家的女儿。他向她提议共进晚餐，好面对面地说说话。她说：“好的，既然你提议，那由我来做饭吧。”虽然她说话时的语气有些冷漠，可她答应了，这已经让他很知足了。

而中尉安东尼·格拉斯耶却来了电话，要他们去梅里和他碰头。他的计划因此泡汤了。

“死者不等人。”队伍离开了巴黎街十九号老楼，开启了车上的警灯，赶赴现场与鉴定科的同事们碰头。

“尸体躺在英式沙发和堆满杂志及肮脏餐具的茶几间，脸部对着地面……死者为男性，身高一米八左右，身材瘦长、单薄。上半身裸露，着白色长裤，提至髁部，臀部暴露在外。赤脚。双臂伸至头部两旁。颈背裸露，上有黑色印记，但颜色不深，印记宽度为一厘米，疑为遭人勒死。移动死者时，其身体呈缩合状，尸体几乎僵硬如石。某些淡褐色印记呈现于尸体的不同部位上（参照1—9号照片），可以断定死者曾被重击。淤血部位：腰部，上半身，手臂……”

阿布德尔·米穆尼打断了记录员的话，以便鉴定科的摄像人员打开闪光灯拍摄尸体。这段时间内，两名专门处理犯罪现场的同事取走了杯子、餐具和一只空酒瓶，然后放入取样箱里。米穆尼见法医正和勒维尔少校和代理检察官路易·格特朗积极讨论，而索尼